



ル 5  
3638  
2





西成記

卷四



門 5  
號 3638  
卷 2



西域記卷之四

長白七十二椿園著

武寧盧

浙容莽參訂

安福阮燦輝升甫同校



鄂羅斯

鄂羅斯北邊之大國也。東眈海南界中國。西北鄰控嚙爾。東西距二萬餘里。南北窄狹自千里至三千餘里不等。稱其王曰汗。自鄂羅斯之察罕汗歿。無子。國人立其女為汗。嗣後皆傳女。迄今已七世矣。仍襲其祖名號。故國人猶稱為察罕汗也。其女主有所幸。或暮年。或數月。則殺之。生女

西域記

卷四



留承統續。謂其汗之嫡嗣也。生男則以爲他人之種也。其人深目高鼻。睛碧鬚髮赤黃。男女皆蓄髮。男髮頻以膠水刷之。使其卷曲。女髮梳爲高髻。男衣縛身。遍體扣繞。女衣裘衫袍袴。悉如漢妝。但不纏足耳。無褻衣。故裘長而兩襲。以銀爲錢。鑄紋肖其汗之面。重七錢餘。謂之阿拉斯朗。以洋算成歲。分至啟閉。建閏。日月蝕。織杪無差。喜樓居有四五上者。其梁柱頂壁皆用木密灌油灰。不需瓦甍。而金粉雕鑿極盡人工。開窗四達。或飾以各色玻璃。或鏤金銀絲以隔蔽之。次用其國之田皮紙。率皆修整可觀。木多易遭

回祿。故火禁最嚴。一有不虞。則萬家灰燼。室中皆床几椅。橈酷似南方。男女皆不能盤膝坐。一日兩浴。見親友賓客。無跪拜揖讓之儀。惟接吻以爲禮。嗜茶。然必調糖而啜之。食以麥麪爲常饌。魚爲上品。猪次之。以大茴爲佳味。人人嗜之。穀米則充牲畜。棧豆而已。都城雄壯。圍數十里。官制分文武。皆懸刀爲佩。刀柄有玉。金銀銅錫鐵之區別。官階等級。視其刀柄而知。其民皆耕田納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爲兵。兵各有營。自十六歲入營。給以馬匹器械。卽不准歸家。不娶妻。日居營中。習學訓練。遇有戰陣之事。則隨



其將領而去。月支阿拉斯朗錢一文。糧一石。年至五十而後出伍。刑罰極嚴。男犯盜。女犯姦。殺人。不問謀。故鬪。誤。以及出邊。私入別國者。概以斧剝殺之。其國名山大川甚多。地之肥沃。瀦鹵亦錯雜不齊。土產白糖。冰糖。紙。茶。噶拉明鏡。玻璃。元狐。黑貂。狍。獐。銀鼠。灰鼠。海龍。水獺。但金銀缺少。其餘果蔬之類咸備。鄂羅斯本控噶爾屬國。稱臣納貢。由來已久。乾隆二十年後。察罕汗恃其強大。不復稱臣。缺其貢獻。復興兵擾其邊境。以故兩國連兵。數年不解。鄂羅斯累遭大敗。喪師二十餘萬。因而大困。力不能支。仍復稱

臣。常貢之外。歲增納童男五百。童女五百。而後罷兵。其俗最重君臣之義。如其汗雖無道之極。亦無有敢議其是非者。自古無叛逆篡奪之事。一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視他國之朝夕易姓者。相懸矣。按西北域記。鄂羅斯一名羅刹。古丁零國也。夜短晝長。多江湖。通舟楫。土產五穀。六畜。百果。諸蔬。及玻璃。色氈。金紙。白鐵。紅黑牛皮。皮氈之屬。其人皙面。隆準。深眶。綠睛。亦有黑睛者。漢李陵之裔也。卷髮。赤髭。衣止裹身。履無前齒。嗜酸辛。貪杯杓。餐蕘蠹。飯粃。糝。橫板爲屋。柵木爲城。鑄銀爲錢。編石爲簡。其教宗耶蘇。康熙



年問始與中國通遣其俊秀入我

國學肄業。受四子書而去。乾隆二十年後，以阿睦爾薩納之

故。土爾扈特之嫌。復絕其貿易。不復與通焉。

椿園氏曰。鄂羅斯雖為大國。而地形長狹。無率然環顧之

勢。且介乎中國。控噶爾之間。議守之處太多。故僅足自立。

乾隆二十年後。與控噶爾連兵不解。控噶爾用苟瑩故智。

東西疊駕。虛實聲擊。致鄂羅斯地境瓜分。棋判往來救援。

疲于奔走。然後控噶爾大舉入境。圍其國都。數千年相傳

之統。幾至夷滅。迨稽顙稱臣。歲增朝貢。幸控噶爾仁慈。不

輕滅人之國。舍之而去。則察罕汗不知度量。不察形勢之

所致也。有國家者。軍旅之事。可不慎哉。然其愛國忠君之

義。親上死事之風。君子固有多之者矣。

### 控噶爾

控噶爾西北方回子最大之國。地包鄂羅斯東西。畝之外。

稱其王曰汗。其大頭目亦謂之阿奇木伯克。所轄各城。自

萬戶至十餘萬戶不等。均為其汗之阿拉巴圖。合各城計

之。小屬于大。每一大城屬小城。或三或四。以至十餘。大城

阿奇木伯克共計一千四百餘員。建都之城名務魯木。極



廣。大。南。北。經。過。馬。行。九。十。餘。日。東。西。亦。然。城。門。二。千。四。百。  
城。內。大。江。三。山。河。藪。澤。不。可。勝。計。宮。室。濶。遠。深。邃。綿。亘。數。  
十。百。里。黃。屋。朱。門。皆。以。金。玉。珠。貝。爲。飾。地。產。金。銀。多。于。石。  
子。珊。瑚。珠。玉。數。見。不。鮮。自。鳴。鐘。表。紉。緞。毡。罽。尤。多。奇。異。俗。  
重。大。紅。寶。石。如。拳。如。卵。者。人。人。懸。佩。黃。金。爲。錢。每。文。重。二。  
兩。許。居。人。田。園。廬。舍。墳。墓。牧。場。各。分。地。畝。散。布。而。居。各。種。  
公。田。猶。是。古。人。井。田。之。法。所。轄。之。地。有。不。富。饒。者。其。汗。聞。  
之。輒。親。往。巡。視。暗。攜。金。銀。無。算。潛。拋。擲。于。人。烟。聚。集。之。區。  
如。金。銀。遍。地。間。有。拾。取。者。尙。謂。無。害。如。拾。取。人。多。甚。至。爭。

拾。其。汗。則。惻。然。而。憫。惕。然。而。懼。因。廣。爲。施。濟。必。致。比。戶。豐。  
裕。而。後。已。故。入。其。地。者。曾。未。見。有。一。貧。窶。襁。褠。之。人。干。求。  
借。貸。之。事。風。俗。敦。厚。知。禮。讓。彝。倫。攸。敘。與。中。國。不。殊。迥。非。  
西。域。各。國。禽。行。獸。處。之。比。唯。敬。天。地。日。月。不。知。有。神。鬼。仙。  
佛。聖。人。之。道。每。日。黎。明。男。女。禮。拜。唵。經。之。聲。雷。動。猶。天。主。  
教。之。風。也。最。戒。軍。事。其。說。以。天。地。生。人。無。非。同。類。奈。何。以。  
人。殺。人。自。殘。同。類。之。理。故。國。雖。富。強。從。無。侵。凌。附。近。弱。國。  
之。事。而。兵。則。精。銳。烏。鎗。可。及。二。百。餘。步。人。以。死。敵。爲。勇。敗。  
而。歸。者。終。身。不。齒。于。人。數。其。兵。無。食。糧。入。伍。之。事。入。爲。農。



出爲兵。訓練皆于農隙。亦同三代以上法也。如有軍事。其汗量敵之大小。命其阿奇木伯克。或一人。或二三人。各選其部下壯丁。前往應敵。鄂羅斯本其屬國。歷有年所。乾隆二十年後。鄂羅斯停其貢賦七年。未嘗貢問。而鄂羅斯反以兵相加。控噶爾發兵大戰。鄂羅斯全軍覆沒。喪師八萬。察罕汗又起十萬之衆。更借土爾扈特之精兵數萬。與控噶爾再戰。又復大敗。以故土爾扈特大思于乾隆二十五年。棄鄂羅斯而投誠中國。而控噶爾戎兵數十萬出境。長驅直壓鄂羅斯國都。察罕汗大恐。求和稱臣。定于常幣之

外。歲納童男女各五百人。控噶爾許之力舍去。或曰控噶爾西界亦多其屬國。歲修朝貢之禮。如鄂羅斯云。

椿園氏曰。控噶爾唯知天地日月。無神聖仙佛之說。益西北則咸尊天主之教矣。然其國富民殷。人無詐僞。仁而戒殺。故人親其上。無敵于四國。孟子曰。仁者無敵。固不在華夏戎狄也。

### 郭罕

郭罕西域回子之一國也。風俗衣冠居室土產與新疆回子略同。唯語言不通。在葉爾羌西。馬行四十日可至。稱其



君曰汗其人短小男女皆長二尺餘魁梧俊偉者亦不能過三尺然尚氣好鬪少有不合卽裂眦相向人有笑其么麼者則抽刀併命怒不可解其地萬山環繞一夫當關百夫莫過故雖小弱能自立于西域各國之間羊高八九寸長尺餘肥美勝于他產牛馬高不二尺駝之大如內地之驢時驅其羊數千或數萬來葉爾羌貿易歸則攜布茶而去。

椿園氏曰夙聞異域有僬僥之國人皆三尺東方曼倩以西北大荒有小人之國朱衣元冠長皆七寸海鵠食之郭罕豈其苗裔歟又聞其地麥顆大如芝麻自楊高于江華乃人小而一切飛潛動植之物亦從之而收縮其天地雜氣之所鍾聚乎。

退擺特

退擺特西域別一種也在葉爾羌南馬行四五十日至其地土宇與後藏相接無城郭宮室鑿山爲穴以居種米麥以食又有以游牧爲生者則以氈帳爲家人蓄髮辮耳綴金環其俗敬火每晨以柴燒火向之禮拜有事亦叩而禱之地斥鹵少出產富者僅足自給貧者多傭工于他國勤



儉刻苦。出自天性。稱其君曰汗。汗亦不能饒裕。惟取所部子女鬻于各處爲奴。取其值以自贍。與博羅爾相似。椿園氏曰。退擺特之人敬火。其說以天生五穀。地產牲畜。非火人何由而食之。人之所以生。火養之也。固爲荒陋偏僻之論。然習之所尚。浸以成風。毋亦燧人氏之苗裔歟。而辛勤自刻。西域所不及。則民勞思善之謂矣。

轄里薩普斯

轄里薩普斯在喀什噶爾之西。馬行三十日至其地。大城有三。皆其汗之阿拉巴圖。土產百果。五穀。六畜。黃金人多

巧思。且多妖法邪術。風俗淫惡。男女皆龍陽。其塔里扈魯斯城內有一土阜。居城之中央。他國之人入其城者。一見高阜。輒心神恍惚。必欲登臨。而後快。登之則必欲至其巔。至其巔。則瞽不知人。逾時始蘇。手握銅錢二文。下體已爲人所污。西域回子皆畏而避之。而誤人被姦者。正復不少。但多諱而不言耳。葉爾羌大阿渾。阿布都哈爾。庫車回子。阿瓦茲。皆曾遇此強暴。人問之。則怒不可解。而飲酒過醉。往往自道其實。而聞者無不絕倒也。

椿園氏曰。回地有劈里之妖。好棲人屋宇。爲崇中之輒發。



狂疾。或男則女。或女則男。人形長四五寸。病者見之。他人不之見也。回子中有能勅勒而制之者。名曰勞里。渾制之法。取生人支解之。其妖即滅。勞里渾復咒誦數次。則支解之人斷體自續而復生。毫無所苦。自歸。

王化。以來不復敢支解人。惟施之羊犬。無非邪魅之習。至以術行淫。則人而妖矣。以術行污穢之淫。亦妖所不為者矣。

### 哈拉替艮

哈拉替艮。在安集延之南。重山複嶺之中。人戶寡弱。不足六七千家。稱其君曰比。不蓄寸髮。不食豬肉。衣帽言語與

安集延同。鹿帳為居。打牲為業。冬日嚴寒。人皆覓山坳。溫暖之處。以大木蘆荻構屋而居。人畜共處其中。畜糧聚艸。以禦冬寒。至十月。雪已盈丈。三月雪融。始可出作。地產獨峰之駝。

椿園氏曰。哈拉替艮居雪山陰奧之區。雪至盈丈。歲之常耳。大雪之年。有厚至二十丈以外者。人畜皆災矣。所可喜者。強大之國。以其寒苦。不屑取之。故常享太平。雖弱小。而能存也。

### 布哈拉



布哈拉回國也。在葉爾羌之西。馬行二十五日。可至城池。堅厚濶大。周圍十二門。以十二辰布之。稱其君曰汗。氣候炎熱。冬無大雪。五穀一歲三收。瓜兩熟。人戶殷富。習上技巧。錢有金銀銅三品。分別濟用。重禮拜。城內外禮拜寺二百餘處。晝夜納馬。茲數十次。有私行飲酒游蕩。不納馬。茲者羣以為敗類。縛至禮拜寺。墮頂擲殺之。男女好修飾。其河產各種之魚。土產重骨羊。

椿園氏曰。風俗移于好尚。萬里應之。如響。京師貴骨重羊之皮。為冠為裘。一時從風而靡。其羊短小肉薄。但骨重耳。

黑者極多。灰者十不得一。皆產于布哈拉之地。初不甚收。養自通中國以後。大獲其利。至今安集延西南諸國。填山塞谷。皆重骨之羊矣。

附絕域諸國

瑪轄堤絕域一大國也。都城八門。稱其君曰汗。地廣大肥沃。土產同布哈拉。多虎豹犀象。洋磁白糖。栽毯金花白布。善製大炮。以銅為之一炮。非十象百人不能挽運。每砲盛火藥數萬斤。砲子之大者。皆重二三百斤。羣子無算。一發則掀天裂地。威猛至極。呼之曰按布拉克。又有自來火鎗。



可及二百步。路通洋海。與西洋近。

安他哈爾之城。看他哈爾之城。絕域一部落也。多山。人以松子核桃爲糧。打牲爲業。產白礬鉛鐵。

賽拉斯之城。查爾丹衣之城。絕域一部落也。以毡帳爲家。地多山石沙。嫌可耕者稀。牲畜少。人戶窮苦。往往乏食。以盜劫爲生。無鳥鎗弓矢。人佩腰刀一柄。山中生一種野獸。形似馬。頗調良。可施羈勒以乘。行如星電。日可千里。名曰特克亞牡圖。其人懸刀騎獸。四出劫掠。遠近苦之。語言與回子可通。

噶拉特之城。查納阿拉巴特之城。摩勒之城。同一部落也。言語與各國不通。人以茜草染鬚。居大水之湄。牧放牲畜。千萬爲羣。食必有魚。呼其水曰阿曼多龍。龍有徑十丈。魚有長千丈者。水鹹苦。甘泉亦間有之。烏爾古特雅爾一部落也。人皆同回子。土產西瓜甜瓜。最佳。西域所產。無出其右者。長及七尺。有圓大如車輪者。沙棗之大如梨。

盤家戡特之城。帕爾海之城。同一部落也。山多。牲少。所種小麥。色白如粉。大麥碧綠。桑甚有赤白黑綠四色。皆大五六寸。國人賴以爲糧。衣帽如回地阿渾之製。語言約略可



通

巴喇哈絕域一大國也。地廣民殷。土產各色寶石玻璃鐵。白如銀。五穀六畜百果諸花皆盛。四時常有赤蟒飛舞空中。噴熱風如火。人觸之輒斃。惟多食葱蒜大茴。庶幾得免。故其人頻頻啖之。又產獨角野羊。多水牯。風俗淫亂。語言與回子不通。

科罕西域一國。築室以居。耕田而食。能造旨酒。琥珀色。味極清芳。人富饒。以金銀絲緞。噶拉明鏡為衣。倭緞為緣。以金銀絲繡之。衣多紅黑二色。以海龍為帽。帽長三尺餘。皮靴木底。底下密布鐵釘。不解騎馬。人乘牡馬而行。風俗獷悍。往往殺人。時與哈薩克交通貿易。

阿薩爾之城。哈拉多拜之城。巴拉之城。哈喇他克之城。同一部落也。以豆為飯。土產寶石玻璃駱駝如驢。國有一河。飲之則癩。男女滿面皆毛。頭纏光明錦布。子壯則多殺其父。

噶爾洗別一部落也。地廣而人稀。多高山。產獅象。其人終日謀醉。男女皆然。

薩穆絕域一大國也。土地廣大。亞于控噶爾。居室修潔。織



異鳥之羽爲衣。光彩奪目。

阿拉克。控噶爾西北一大國也。與薩穆相類。人多巧思。冬能使之炎熱。夏能使之飛霜。以金木製爲人形。爲之服役。然非邪詭之術。皆人力爲之也。

哈他木。絕域一國。人多力善射。矢不虛發。地介鄂羅斯。控噶爾之間。爲控噶爾屬國。

阿諦。在西海之濱。與控噶爾連界。其人皆長三四丈。無屋宇。多處山坳林麓之間。無火器。而有弓矢。刀。槊。矢。及一里餘。然性極懦。畏金鼓之聲。其婦女長短一如人形。且恣曲

麗姣好。與長人爲夫婦。但不能生育耳。育必浴于河中。而後成孕。生女如常。生男則數丈矣。喜生啖人畜。常與控噶爾戰。得人馬則裂而啖之。控噶爾喜其婦人端麗。往往千百成行。鳴金伐鼓。奮勇而前。施放鎗砲。烟火彌漫。其人皆戰慄恐怖。竄匿深山。控噶爾亦不窮追。但擄其婦女而歸。扎那巴特之城。色里丹衣之城。別什克里之城。阿色里巴拉之城。同一部落也。地多石山。其人于山下取土。移之山上。而後耕種。杏大色白。而甘芳絕倫。桑甚尤大。人資之爲糧。冬夏僅皮衣一領。男女遍身皆毛。冠而不視。



西域記卷之五

長白七十一椿園著

武寧盧

浙容葦參訂

安福阮燦輝升市同校

準噶爾叛亾紀略

準噶爾額魯特部落也。不耕五穀。以游牧爲業。以肉爲食。以牛馬乳爲酒。有姓氏族系。同姓亦不爲婚。而男女無別。甚于回子。稱其王曰汗。次曰台吉。曰宰桑。人兇頑。慄獷。以劫奪爲能。不作賊者。不齒于人數。一人能劫數人者。謂之好男子。習尚然也。然亦絕不劫其種人之所有。最重喇嘛。



惟其言是尊。遙望見之。輒免冠叩首。喇嘛手摩其頂。卽不勝。忭舞之。至生女。擇美麗者。進之喇嘛。少婦遇有疾病。輒求與喇嘛歇宿。經年累月。而父母與本夫。忻慰焉。卽或病危。令本夫領出。但歎其婦薄福而已。女子在家生育。謂之有福。求聘者接踵。否則無人問名也。無正朔。但以萬年歷按算。分至啟閉。亦不甚訛謬。人死則棄之。移具毡帳而去。或置其尸于山野中。俾野獸殘食。謂爲亾者免罪。早得人化。其歌音悽慘。夜靜羣謳。令人落泪。誠夷則之音也。地踞伊犁。烏魯木齊。雅爾。著勒土斯。瑪納斯。巴彥代之間。地廣草肥。水甘。易蕃。牲畜人習于勞苦。好戰喜殺。慣用烏鎗。木矛。回子各城。及左右哈薩克。皆其阿拉巴圖。阿拉巴圖者。猶華言奴僕也。控弦之衆。百餘萬。馳馬牛羊。徧滿山谷。以故恃其強盛。侵凌鄂羅斯。溫都斯坦。克食米爾。後藏。鄂宰各國。四出剽掠。康熙雍正之間。時爲中國邊患。用兵數年。雖多殲戮。亦未能勦滅。其汗策旺阿拉布坦死。其弟噶爾旦策楞坐床。坐牀者卽位也。噶爾旦策楞生三子。一女。長子曰喇嘛達拉扎。次曰阿扎。次曰莫克什。女曰烏蘭巴雅爾。阿扎之母貴。喇嘛達拉扎婢所出也。噶爾旦策楞死。國



人立阿扎坐床。阿扎殺莫克什。喇嘛達拉扎自危。乃弑阿扎而自立。烏蘭巴雅爾同其夫叛。喇嘛達拉扎擒而殺之。當是時也。達瓦齊與阿睦爾薩納另居雅爾地方。各有阿拉巴圖數千戶。達瓦齊族貴而無甚伎倆。阿睦爾薩納出身微賤而狡黠兇狠。迥異諸酋。亦皆不平。喇嘛達拉扎之所爲。與之相抗。不奉教令。喇嘛達拉扎大怒。命衆討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兵敗。同竄入哈薩克地方。寄迹延喘。喇嘛達拉扎與其喇嘛台吉等密議。以二人不除。終爲後患。遂遣其心腹人等領精兵六萬人。晝夜西追。搜檢哈薩克

各愛曼。務在窮其踪跡。期于必獲。達瓦齊計無所出。日夜涕零。而阿睦爾薩納聞風。卽揀其精銳一千五百人。裹乾肉爲糧。于山僻無人之境。夜行晝伏。潛入伊犁。襲殺喇嘛達拉扎于毡帳之中。乃迎達瓦齊坐床。以阿睦爾薩納出身微賤故也。初噶爾旦策楞之父。利前後兩藏之富。欲令拉藏王叛中國而歸己。約爲婚姻。以其女贅拉藏王之子。爲婿。誘至伊犁。而後索兩藏之地。拉藏王問諸達賴喇嘛。曰。不可。噶爾旦策楞之父大怒。遂由回地之沙雅爾潛襲前藏。沙雅爾阿奇木伯克噶爾虎爾爲之嚮導。郭壁大近。



西域記 卷三  
三  
星宿海。沮洳難行。人馬多死。怒而歸。遂將其婿拉藏王之  
子殺害。時其妻有孕。共議生女則留之。生男則殺之。及生  
則女也。長適于人。遂生阿睦爾薩納。阿睦爾薩納生。遍身  
皆血。或謂此仇讎之再來也。達瓦齊既立。不能統馭其屬。  
歲多叛亂。每有亂。必于雅爾取阿睦爾薩納來。爲之調停。  
阿睦爾薩納數請讓之。達瓦齊不甘。因而成隙。其後達瓦  
齊漸得人心。則以阿睦爾薩納狡譎。起兵剿之。阿睦爾薩  
納自料力不能抗。遂率其部落于乾隆十九年。歛關投誠。  
上受降。封爲親王。

命兩廣總督尙書班第爲定遠將軍。兩江總督尙書鄂容安爲  
參贊大臣。部署滿漢索倫察哈爾官兵。出嘉峪關。以阿睦  
爾薩納爲副將軍。嚮導由巴里坤。烏魯木齊。直搗伊犁。軍  
威赫盛。旗幟被野。準噶爾各愛曼之喇嘛宰桑。率其人戶。  
望塵請降。角崩。恐後。達瓦齊見人心離散。自知力不能支。  
陰計烏什回城之阿奇木伯克霍吉斯爲己所立。必不辜  
恩。因率其子羅卜藏。並親丁百餘騎。由穆肅爾達坂。逃至  
回疆。去烏什四十里屯劄。而霍吉斯已使人具牛酒以迎。  
達瓦齊之黨。以爲不可測也。而達瓦齊終以己遇霍吉斯



厚立其兄弟四人皆為阿奇木伯克。稍有人心。寧不圖報。遂殺牛酌酒。與策共醉。霍吉斯盡縛之人城。迎接。

天兵而獻之。霍吉斯身受王封。于是準噶爾之地悉平。

椿園氏曰。開國承家。盛衰存亡之數。夫惟人心之故耳。仁慈強暴。旨趣不同。莫不以得人為本。夫以準噶爾之強。其人殷富而勇悍。其地廣大而險阻。上下緝睦。勢總力一。恃其强大。四出為患。而及其敗也。

天兵西下。勢如拉朽。以百萬之眾。萬里之地。不二年間。誅戮幾無子遺。豈獨

天厭其種類哉。亦篡逆相循。人心弛散。不能合一之故也。夫周以忠厚立國。及其衰也。雖七雄並起。而猶戴天王。漢以廉讓成風。迨其季也。雖庸愚負販。而均思漢臘。有風俗然後有人心。所以固結之者深且遠也。有明之一敗塗地。無怪其然。以便嬖巧。令為長材。以奴顏婢膝為國活。風俗卑污。廉恥道喪。人心大不可問。是說也不強為愚。即笑為迂。尚何責于準夷之蠢類哉。

阿睦爾薩納叛。亾紀畧

阿睦爾薩納性狡詐。反覆不常。彼之導引



大兵夷滅伊犁。意欲借

天朝之力。立伊爲準噶爾之汗。始大遂其志。蓄心且不可測。而

皇上廟算。別有深謨。阿睦爾薩納自料不能如願。遂生逆謀。煽惑額魯特愛曼人衆。使之叛亂。時

大兵俱已凱旋。惟將軍叅贊駐劄丕爾沁地方。辦理善後事宜。滿漢官兵僅五百餘人。事起倉卒。遂被其害。將軍叅贊死之。阿睦爾薩納既叛。

大兵雲集。電赴分道進剿。阿睦爾薩納力窮。與其親丁七人共入騎奔入鄂羅斯地方。

大兵追至鄂羅斯。其察罕汗使人獻其尸焉。嗣後額魯特叛亂不常。

上震怒。命三將軍各領兵數萬人。分道並進。誅其男婦子女。逾百萬人。其零星逃竄于山谷中者。曰麻哈沁。官兵四出搜索。殺之盡絕。所存者皆恭順之餘耳。于是準噶爾之地。盡入版圖。設官兵屯田防守。留定邊副將軍駐伊犁。以鎮撫之。

椿園氏曰。阿睦爾薩納。天資陰狡。譎詐反覆之人也。而具



有狠毒之才。彼其欵關歸命之時。方救死之不暇。及導引大兵平定伊犁。亦有微勲之可錄。顧其患難少舒。即包藏禍心。復為叛逆。豈非狼子破鏡之尤哉。我

皇上聖神文武。小醜何能逞其陰謀。正大光明。魑魅何所施其伎倆。卒之隻身死于道途。遺禍延于種類。夫亦其所自取矣。

西域記卷六

長白七十一椿園著 武寧盧 浙容莽參訂

安福阮燦輝升甫同校 布拉敦霍集占叛區紀略

和卓木墨特回子之世家也。回地各城皆準噶爾之阿拉巴圖。歲納賦稅。準噶爾以和卓木墨特族貴。眾所尊服。使總理回地各城。自其祖父以來。住居葉爾羌。為準噶爾辦理回務。和卓木墨特多權術。善收人心。大城諸回皆其心腹。漸欲背準噶爾而自立一國。準噶爾汗覺其有異心。賺



至伊犁置地牢中數年始釋。仍于伊犁禁錮之。和卓木墨特在伊犁生二子。長曰布拉敦。次回霍集占。卽回子所稱之大小和卓木也。和卓木墨特死。二子仍在伊犁。乾隆二十年。

大兵平定伊犁。將軍班第始將二子放回。葉爾羌二人旣歸。其父之心腹黨羽及耆舊親故雲集響應。椎牛宴會共相慶慰。衆議大計。布拉敦欲安集各城聽候。

大皇帝諭旨。而霍集占不可以爾我弟兄被準噶禁錮。歷有年所。今始得歸故土。若聽

天朝諭旨。必有一人召至北京。以爲質。與禁錮何異。莫如守我險阻要害之地。與之抗拒。中國兵不能來。卽來亦皆疲憊。糧運不繼。可一鼓而殲也。且今準噶爾已滅。徧處無強隣。此天賜機會。不可失也。衆以爲然。于是其伯克阿渾人等傳示各城。愛曼。整頓鞍馬器械。均聽大小和卓木指麾。各城數十萬回戶皆從之起事。初布拉敦弟兄之歸自伊犁也。素與有隙之回子。庫車阿奇木伯克鄂對及其子鄂斯滿。拜城阿奇木伯克噶達墨特及其子阿布都爾滿。阿克蘇回子色提巴爾第及其弟阿克伯克等聞之大怒。知



其必加殘害。棄家而逃。往伊犁迎。

大兵投誠。布拉敦弟兄既叛。各城響應。霍集占尤狡猾。諸事皆聽其處置。以庫車爲西入回疆之要路。乃以其心腹回子。阿布都克里木。爲阿奇木伯克守庫車。更益以精兵一千。當是時也。將軍兆惠方有事于伊犁。微有風聞。未得確信。因遣領隊大臣伊敏圖。領滿兵二百。及鄂對。噶達墨特等百人。額魯特兵二千。由莫勒土斯山徑。前赴庫車。以責徵糧草爲名。體察情形。至庫車之伯幾爾山。見有殺死之回子三人。皆係鄂對親屬。鄂對大哭。卽回告領隊大臣。謂

殺死回子三人。係鄂對親眷。今旣被殺。則庫車之從霍集占叛亂。明確。我等只有滿兵百人。額魯特兵新附。人心不一。焉能與敵。不如馳告將軍。謀而後進。乃爲萬全。伊敏圖不從。至庫車。阿布都克里木遣人邀請入城。鄂對噶達墨特力諫不聽。二人復還伊犁。額魯特兵二千。人均知其詐。不肯入城。伊敏圖乃領滿兵百人入之。須臾咸爲所殺。事

聞

上命將軍雅爾哈善統領滿漢官兵萬餘。並帶鄂對等由土魯番進兵。攻取庫車。目餘不下。布拉敦弟兄聞警。卽選其精



兵萬人最遠最準之贊巴拉烏鎗八千桿。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而來。與我兵遇于城南大戰一日。賊大敗入城。戮其精銳六千。遂據城力守。不復出戰。其城依山岡。用柳條土沙密築而成。砲攻不入。時綠營官兵有獻開掘地道之計者。將軍納之于城北一里外山岡下。掘入已入羅城矣。而將軍急于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子瞥見地下燈光。機遂泄露。反使回人于城內用木板間斷歸路。用水灌之。千把十員兵六百皆死其中。相持及久。鄂對密白將軍。日今攻城日久。城內必不能支。霍集占必棄城逃歸葉爾羌去。

去有路徑兩條。一由城西之渭干。愛曼此地水淺。人馬可渡。渡河則得向阿克蘇之捷徑矣。一由河色爾戈壁走阿克蘇大路。必從北山口要路而過。若干渭干愛曼及北山口。各伏兵一千。則布拉敦弟兄必成擒矣。將軍不聽。唯併力攻城。一日日暮。一索倫兵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遠行之聲。疑霍集占欲遁。潛告將軍。將軍笑而置之。飲酒奕棋。疎于防守。是夜布拉敦弟兄率葉爾羌回眾開西門。由北山口而遁。我兵竟未之知。霍集占奔至阿克蘇。阿克蘇不納。至馬什亦然。乃狼狽歸葉爾羌。次日庫車回子阿拉雜爾



等開城迎降將軍入城收回兵一千盡坑之留鄂對之子鄂斯滿攝庫車阿奇木伯克事務先是霍集占入庫車城怨鄂對之不附已也凡其親屬之未及逃者悉被夷戮其妻熱依木亦被獲霍集占欲納之熱依木不從因縛其二女一子擲城下扑殺之因熱依木于高樓日加窘辱熱依木越城潛遁匿于阿克蘇地方庫車既降鄂斯滿手刃其仇三十餘人焉事聞

上震怒以雅爾哈善縱寇殺降收而誅之重

命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自伊犁領兵進剿軍行甚速已抵阿

克蘇步兵未到馬兵之健壯者二千餘人皆滿洲索倫勁旅將軍領之先進留副將軍催齊兵馬繼進將軍追至葉爾羌霍集占人眾數萬拒敵我兵人少馬乏不能取勝遂被圍于南山之下副將軍領兵後至去葉爾羌四站亦被圍兩軍阻隔三十餘日適戶部尚書果毅公阿里袞奉命從軍帶兵三百人途遇解送軍營之馬七百匹均驅之同行

至被圍之所使解馬官兵驅馬于塵沙厚積之處往來馳驟烟埃大起乃領兵直冲賊壘聲言

大兵三十萬即刻到齊矣回眾望塵大亂副將軍遂潰圍而



山綠營官兵陸續漸集。兵勢大振。乃直趨葉爾羌南山。將軍望見塵起。遙聞鎗炮之聲。知

大兵已至。卽合被圍之兵。短刀步戰。兩勢既合。內外夾攻。霍集占敗入葉爾羌不出。

大兵復回阿克蘇屯劄。時台卡已斷。

上聞我兵被圍。特發滿漢索倫察哈爾勁旅。迅速進剿。

諭旨嚴切。官兵皆星馳而至。會于阿克蘇。將軍留色提巴爾第

守阿克蘇。遂同副將軍富德尙書舒赫德阿里衮領兵進

剿。至喀什噶爾。其地回子以城降。留噶達墨特守之。霍集

占聞知

大兵勢盛。喀什噶爾已降。因攜其親黨數千。棄葉爾羌。逃往

和闐。葉爾羌回衆以城降。將軍留鄂對守之。復進至和闐。

霍集占猶背城一戰。其最猛狠之回酋阿布都克里木爲

一索倫一箭殪之。霍集占喪魄大敗而走。和闐回衆以城

降。當是時也。布拉敦弟兄勢窮力盡。回疆無側足之地。棄

和闐而走。巴達克山欲由巴達克山入溫都斯坦。可以免

禍。而巴達克山之汗蘇爾坦沙恐取罪

天朝阻之大戰。布拉敦霍集占皆爲所殺。以其首獻。餘黨悉



西域記 卷六  
被擒獲將軍凱旋至葉爾羌設防官兵定擬伯克均賦稅  
奏

聞

上嘉悅晉爵一等公世襲副將軍一等侯世襲餘皆封蔭有差  
封鄂對爲貝勒授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噶達墨特爲一等  
輔國公授阿克蘇阿奇木伯克鄂斯滿爲二等台吉授庫  
車阿奇木伯克其餘回酋封賞翎頂有差巴達克山之汗  
及其頭目封賞尤隆當霍集占之叛也布魯特之北阿奇  
木率其十九愛曼人衆拒霍集占大戰至是授職散秩大

臣賜之土地于是回部各城皆隸職方矣

椿園氏曰霍集占以桀驁狂悖之資其不甘居人下也審  
矣然殘忍好殺故一敗而不可收拾霍集占之死至今已  
二十餘年矣情蘭回子到今思之往往流涕蓋自其祖父  
以來小惠之及于回人者旣深且久使其承先人之緒延  
攬回衆之心其跳梁更當何如顧歸自伊犁之後大不旣  
集遂肆其殘暴抉人目刖人足剖人腹奪人妻女屠戮城  
村以致羣回失望漸致乖離然猶能驅其黨羽與

天兵抗拒二年之久始行撲滅曩時執事之臣不無縱敵遺



殃之罪豈獨庫車之役任其竄逸而延害哉。又聞霍集占至巴達克山蘇爾坦沙已使其頭目齎羊酒遠迎而霍集占以其不親來怒殺其使故觸怒蘇爾坦沙弟兄一時投首若然則其桀驁狂悖爲何如哉。蓋亦天奪其魄矣。

### 烏什叛亂紀略

烏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哈密回人也。隨從之人皆哈密回子。均係伊薩克之阿拉巴圖服役奔走。任其意之所爲。不敢與較。而回疆各城則不然。其伯克皆係流官所屬。回戶等諸部民迥與哈密之生仆名分不同。阿布都拉習

見哈密回子爲伊薩克驅策之處。視同一例。加以性情暴戾。鞭撻凌虐。日以爲常。且勒索多方。貪婪無厭。其隨從之人尤爲恣橫。烏什回子已不堪終日。乃辦事大臣蘇成糊塗淫酗。而其子尤惡劣無知。回子婦女有姿色者。不問何人皆喚入署內。父子宣淫。且令家人兵丁裸逐以爲樂。經旬累月始放出衙。烏什回子久欲寢其皮而食其肉矣。時有小差役不過浴城遞送物件耳。奉差回子未知送至何所。向阿奇木伯克請示。阿布都拉怒其唐突。重責數十鞭。回子無奈向印房章京請示。又以爲越瀆。重責三十木棍。



以致羣回疑慮。兼以夙恨。遂謀作亂。然亦僅三百餘人耳。且事機顯露。爲一回子所知。奔告阿布都拉。阿布都拉方飲酒。以爲謠言。惑衆叱逐之。其夜三更時。回衆亂作。先將阿布都拉闔家殺死。隨入署殺蘇成父子及家奴。兵丁亦多遇害。內地官兵及貿易人等殺之盡絕。時最近之阿克蘇辦事大臣邊他哈。聞變倉皇。卽領回兵數百。趨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邊他哈卽令放砲。城門復閉。是時城中作亂之人。不過四百餘。皆閉戶家居。不敢干預其事。至此則羣起背叛。共推阿刺布圖拉爲僞阿奇木伯克。開城拒戰。

邊他哈大敗而走。庫車大臣鄂賓。領回兵往剿。亦大敗而歸。參贊大臣那世通。聞變自喀什噶爾馳至伊犁。將軍明瑞。參贊大臣永貴。領滿漢官兵一萬。由穆肅爾達坂來。諸軍會于烏什。圍其城。事聞邊他哈。以矢誤軍機。正法。那世通以他事誅。

諭旨

嚴切。諸軍攻城。不遺餘力。賊櫻城死守。相持久之。初烏什之亂也。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貝勒鄂對之妻熱依木。隨其子鄂斯滿住庫車。聞風卽親見庫車辦事大臣。以回子性情最好效尤。旁人作事。烏什旣叛。葉爾羌人戶尤衆。且伯



克阿渾中多不知理之人。難保無事。夫鄂對性懦無斷。恐為眾所惑。請歸葉爾羌。問鄂對料理。大臣從之。熱依木五日馳三千餘里而至。葉爾羌至。則人情汹汹。鄂對束手無策。日夜焦愁。伯克阿渾等紛紛來告。烏什之事。熱依木含糊應之。約于明日飲酒議事。眾至。熱依木忽大怒曰。汝等皆無賴子。受

太皇帝深恩。得有今日。共享太平之樂。無有累卵之憂。今烏什

叛逆立見夷滅。而汝等乃欲從之。真不忠不義。求死唯恐不速者也。况吾力尚能誅殺汝等。今日莫想復出此門矣。

眾皆出于不意。大驚。各門均有門焉者。倉卒不知所為。乃羣起。踉蹌請曰。吾等實無反心。惟求阿噶插保全之。熱依木曰。爾言不反。誰則信之。今為汝等計。須將各家所藏器械一一交出。則顯無反心之實矣。眾曰。諾。于是熱依木張筵大會。後將利害之處。詳明開導。溫言慰藉。許以不死。眾皆感泣。復使歌舞之。回婦回女將伯克阿渾等。勸之大醉。而陰遣心腹回子。將各家器械查出。呈送辦事大臣處收貯。又將各家馬匹。令人驅至百里外深山之中。牧放。眾情既定。鄂對日率伯克齊集大臣署中。一更始散。地遂寧帖。阿



西域記 卷六  
克蘇回子亦有觀望思動之意。其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  
第方入

覲回至肅州。聞風。七日夜馳六千餘里。入阿克蘇城。回子乃  
不敢動。庫車阿奇木伯克鄂斯滿從辦事大臣鄂寶引兵  
赴烏什。城中不逞之徒亦思作亂。賴有伊什罕伯克阿拉  
雅爾稽查嚴密。日帶眾伯克聚集大臣署前。二更始散。遂  
得無事。蓋回性多疑。易蠱惑。當無事之時。使其頭目阿渾  
等連日聚會。必生異議。眾即附和而起。否亦無他伎倆也。  
烏什之城依南山北臨大河。自河至城半里許。皆林木森

布。隔河望城。不見砲攻不入。自四月至七月。未能成功。  
一  
夜城中回子忽將林木盡行斫伐。城池豁然而出。  
大兵直進圍之。樵汲路絕。內自亂。阿喇布圖喇自殺。  
大兵遂拔其城。

上以其人反覆。盡誅之。乃移參贊大臣駐其地。徙各城回戶以  
實之。

椿園氏曰。曲竈徒薪。不知其用。焦頭爛額。揖諸上賓。自古  
慨之矣。夫膺耳目之寄。專城萬里之外。上切

君父之宸衷。下屬地方之仰望。責任亦綦重哉。正宜勞心焦



思竭力經營。顧惟簞簞不飭。為所欲為。以狂妄為瀟灑。以遊戲為才情。視國家之事。為具文。惟細人之環玩。而卒蹈覆觥之羞。身死名裂。何足責焉。然以一人啓衅。幾致萬眾無遺。非細故矣。夫漢之任尚。亦一時俊快之才。徒以疾惡太嚴。猶足致亂。使西域諸國。終漢之世。而不復與中國通。況么膺豎子。市僧貪鄙之類哉。慨然前車之鑑。為之太息。

土爾扈特投誠紀略

土爾扈特之汗曰烏巴錫。其高祖鄂岳奇。為準噶爾所逼。率其部落。投入鄂羅斯人戶。微牲畜少。鄂羅斯汗予之額濟爾地方。恣其遊牧。其地中隔大河水。流浩瀚濶十數里。兩岸地廣艸肥。乃分布散處于其間。安居樂業。自鄂岳奇傳至烏巴錫。已七世矣。歷一百七十餘年。休養生息。駝馬牛羊。不可勝計。人戶隨烏巴錫。居于額濟爾河之南岸者。四十六萬餘戶。北岸所居鄂托克台吉管下人戶。數亦相當。乾隆二十年間。

大兵掃蕩伊犁。其零星逃竄之都爾伯特。懷特。霍碩特。及舍楞所領之額魯特人等。均入鄂羅斯。察罕汗悉安插于烏巴錫部下。是為新土爾扈特。鄂羅斯北隣控噶爾原。係上



國後察罕汗缺其貢獻。與之構兵。屢經大敗。前後徵兵于土爾扈特。死者亦七八萬。至是復徵兵于土爾扈特。土爾扈特各愛曼。人人危懼。烏巴錫計無所出。其新屬之額魯特、都爾伯特、懷特、霍碩特、四種人。原在伊犁之雅爾及哈喇沙拉等處遊牧。其山川路徑。皆所熟悉。因以其地之草肥水甘。土田廣濶。可以占踞立業。唆使烏巴錫。攜眾潛逃。烏巴錫爲其所惑。遂與台吉喇嘛等密議定策。約定北岸所居人戶。于河水凍結後。渡河一同逃赴伊犁。于是額魯特舍楞。流言于眾曰。察罕汗今又徵兵。令十六歲以上者。

盡數赴敵。是欲借征伐。控噶爾爲名。欲殲滅我土爾扈特之意也。計將安出。眾人聞之家號戶啼。人情汹汹。烏巴錫見人心搖動。遂集大小宰桑。諭以逃走伊犁之利。眾皆懼喜。悉各整頓兵馬。束載牲畜。爲遠行之計。時乾隆三十五年。天氣溫和。十月中旬。河水不凍。烏巴錫不能待河北人戶。遂殺鄂羅斯匠役千人。及貿易人等。攜所部之土爾扈特、霍碩特、懷特、都爾伯特、額魯特人眾。四十六萬餘戶。于十月二十三日。起程。沿途劫掠。殘破鄂羅斯城池四處。其察罕汗聞警。使其濟納拉喇。領兵數萬追襲。濟納拉喇。彼國之將軍也。



而烏巴錫人衆已逾坑格勒圖喇而南。坑格勒圖喇鄂羅斯邊界之卡倫也已入中國地畝。濟納拉喇乃引兵還烏巴錫。既入中國，乃由巴爾噶什淖爾而進。其間經過之戈壁五日，雖有水泉，寸草不生，牲畜倒斃無算。行至清可斯察漢，卽哈薩克王阿布賴及阿布爾比斯、阿布爾班必管轄之境。哈薩克人等既慮擾其遊牧，又利土爾扈特之牲畜人口，遂羣起劫奪。日日相持，互有殺傷，亦不能阻其前進。轉擄得哈薩克人口，爲之鄉導，至克齊克玉子地方。其人強橫，近布魯特習于戰鬪，其二品頂翎侍衛職銜之哈薩克台吉額勒里

納拉里人明白爲衆哈薩克之所服。聞知土爾扈特在清可斯察漢打仗消息，遂將附近人戶牲畜徙之遠處，親領精銳萬人出迎于克齊克玉子之要路屯劄。一面移會哈薩克，欲阿布賴迎頭截殺，而令鄂托克五處台吉于中路四處邀截，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而哈薩克王阿布賴已將土爾扈特棄鄂羅斯而來伊犁，並青可期察漢打仗情由，日行八百里，稟知伊犁將軍聽候指示矣。土爾扈特大衆俱集額勒里納拉里，見其勢衆，料難阻攔。而烏巴錫亦畏其精銳，不敢輕進。相持半月有餘，將軍諭到，令哈薩克人



等加意保護地方。不許土爾扈特在游牧之處穿走。如有不馴。卽行殺戮。額勒里納拉里見諭。卽遣人告知烏巴錫。烏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議。欲由哈拉他爾行走。以其地之牲畜多。水草盛。搶劫而至伊犁。再看光景。而額勒里納拉里堅執不從。又相持四五日。適哈拉他爾人衆聞風。亦各聚集。多而且銳。一俟土爾扈特入境。卽行打仗。及伊犁將軍傳諭原委。烏巴錫等均已知覺。計出無奈。遂與額勒里納拉里講和。向沙喇伯可而進。而額勒里納拉里所領克齊克玉子及哈拉他爾之人。出其不意。從中截斷。肆行劫掠。土爾扈特死者無數。行至沙喇伯可南界。與布魯特地畛相連。布魯特聞之。人各喜躍相慶。以爲天賜。聚集十餘萬騎。星飛雲擁。烏巴錫避入沙喇伯可北界之戈壁。千餘里之戈壁。滴水寸草皆無。時際三月。天氣溫暖。人皆取馬牛之血而飲。瘟疫大作。疾病相傳。死者三十萬人。牲畜十存三四。經十餘日。狼狽逃出。而布魯特久候于戈壁之外。或前或後。或聚或散。日夜追殺。搶奪被劫之男婦子女。牲畜什物。數倍于哈薩克。直至他木哈地方。與內地卡倫相近。布魯特始歛兵退。烏巴錫至他木哈。猶有男婦大小



西地言  
人口二十七萬將軍遣侍衛普濟保察哈爾領隊大臣  
納旺散秩大臣額魯特碩通滿洲協領全鑑巴虎佐領呼  
圖克前往問其來意烏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議六七日  
始定以投誠

為詞乃引烏巴錫謁見將軍因獻玉器自鳴鐘時刻表定  
宣審瓷器自來火烏鎗拉古爾木椀金錢等物並獻伊祖  
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勅封玉印一顆于是將軍盡將其  
眾措置于伊犁事

聞奉

旨差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帶領土爾扈特汗烏巴錫及其  
台吉頭目赴熱河引見丁是烏巴錫等十三人馳赴熱河  
行在瞻仰

天顏

上悅封烏巴錫為土爾扈特部落卓里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  
為布彥圖親王舍楞為新入土爾扈特之額魯特等部落  
畢里克圖郡王班巴爾為畢錫勒爾圖郡王功格為霍碩  
特部落圖薩圖貝勒莫們圖為濟爾噶爾貝勒旺淡沙喇  
叩肯克布騰葉勒木丕爾額魯根烏巴洗俱為貝子拜濟

西戎記

卷六

七



呼爲輔國公。開海博爾哈什哈爲一等台吉。以土均爲扎薩克。扎薩克者各食俸薪。不相統屬。其餘大頭目三十人。均受封一二三等台吉。均歸伊犁將軍管轄。令各歸部落。俱賞給土地。令其遊牧。乾隆三十八年。烏巴錫莫們圖皆移于著勒土斯。四十年。烏巴錫病故。其子策璘納木扎爾承襲其汗。時年八歲。

椿園氏曰。大而國與天下。細而身家與小人謀事。未有不債者。小人近而習善承意。旨因而施其伎倆。以便其私圖。久則愚而弄之。如玩木偶。偶然昏昧之夫。猶謂能察善惡。詎

詭然以智謀自矜。卒蹈滅亡而不知悟。千古以來。如一邱之貉。可慨也。夫土爾扈特之在當日。竄身無所。鄂羅斯予之額濟爾肥沃之地。得以休養生息。譬如鳥焉。卵而翼之。矣。安享幾二百年。傳至烏巴錫。擁衆百萬。牲畜滿野。鄂羅斯遇有危難。卽卮匄救之。亦義不容辭。願聽舍楞之邪說。而包藏禍心。欲占中國之疆畝。棄久安之業。逞不測之謀。涉沙磧不毛之地。履虎狼殘暴之鄉。以致種類幾無。子遺豈獨其謀之不臧。抑亦天厭之矣。彼舍楞以狡狼之資。爲阿睦爾薩納之心腹。不必懷思故土。且不知其所蓄何心。



烏巴錫年少易惑。遂為所愚。借其力以成己之私。嗚呼。有國家者可與小人謀事乎哉。

西域記卷之七

長白七十一椿園著

武寧盧 浙容芬參訂

安福阮燦輝升甫同校

大時

京師望北斗偏直北。西域望北斗轉少北而偏西。一日則見月如線而鉤。地勢高。星光燦爛如垂。春夏多風。但不致揚沙。拔木耳。楊柳。桃。杏。梨。李。蘋。婆。諸樹。率驗之以風。風則開花鮮艷。結實茂密。每風一次。枝葉蔌盛。一次漸次濃陰鋪地矣。風後綠霧淨澂。如久雨初霽。切



不可雨。雨固不多有。倘花葉正放時。點雨著瓣。花輒枯萎。雨微成陣。則滿樹花似油烹。一年之碩果無存矣。

土宜

地肥。煖。秋麥多。農功既畢。放水入池。謂之澆冬水。來春水潤。可早布種。而回人之種甜瓜。與稼穡等。或圓。或長。赤白。黃綠色不同。而種亦別。夏秋之間。有入回子村落者。無不以瓜爲敬也。

百穀皆可種植。而以小麥爲細糧。粳。棉。次之。大麥。糜子。用以燒酒。及充牲畜。棧豆而已。餘如豆。粟。芝。蔴。蔬菜。瓜。茄。之類。無不可以成熟。回民不知食用。故不多種。荒草湖灘。每于春融冰解時。引水入池。微乾。則耕犁播種。苗生數寸。又放水灌溉之。嘉禾與惡草同生。不加芸耨。且云草生茂盛。禾苗得以乘涼。其愚而可笑如此。最忌春寒。寒則雪水來遲。播穀失時。自下種以迄刈穫。皆資山泉水潤。以秀以實。但不宜雨。雨少。不過減收。雨多。則地起鹹鹵。告登無望矣。

風俗

回民過年之前一月。卽把齋起。凡男女十歲以上。皆於黎明後。不得飲食。甚者津液亦不敢下嚥。方爲善把。稱回人以把把。



謂日落星全。方恣意飲啖。但不得飲酒。近婦人日夜禮拜。此男女悉以淨水遍身澆灌。而後行禮。毛喇阿渾等禁忌尤為繁瑣。至次月初一。或初二。總以望見新月如鉤。則開齋過年矣。回語謂之入則。

開齋之日。竟夜鼓吹。至辰刻。其阿奇木伯克鮮衣怒馬。金絲黃阿渾帽。駝馬皆飾以錦鞍。各五七對。旗幟鼓樂。海蘭達爾歌舞紛紜前導。伯克阿渾等皆白圓帽圍隨左右。其阿奇木之心腹人等。控弦操槊。披甲護衛。一同入禮拜寺。諷經合通男女。皆新衣喧闐街巷。羣瞻阿奇木威儀。禮拜

畢。均隨入阿奇木家拜年。阿奇木勞以牛羊之肉。葡萄酒。男女跳舞歌唱。開飲盡歡。而散謂之入。則愛伊諦未歸。王化以前。是日之阿奇木伯克入寺禮拜。畢。即有阿渾等議其賢否。以為賢則留之。以為某事無道。某某事尤無道。則與回眾廢而殺之。以故阿奇木多擁兵自衛。今雖不敢擅而兵仗尚沿其舊。是日回人之拜筴飲宴。亦猶中國之元旦也。入則愛伊諦後。數十日。其阿奇木又復儀仗入寺。通城喧樂。謂之因魯班愛伊諦。



又數十日。回子赴素所信奉之人墳墓。禮拜諷經。多于頸項咽喉間。用刀透穿其皮。以布縷穿之。血流遍體。云以其身祭神靈也。謂之烏蘇爾。

又數十日。回子老少男女。鮮衣修飾。帽上各簪紙花一枝。于城外極高之處。婦女登眺。男子馳馬較射。鼓樂歌舞。飲酒酣跳。盡日而散。謂之努魯斯。

回地各城。均于城東架木為高臺。每于申未酉初。于其上鼓吹送日。西人毛喇阿渾人等。西向禮拜諷經。謂之納馬。茲其納馬。茲均于日將出。日將入。及五鼓並已未等時。日

凡五次。率以為常。遇有吉凶軍旅。迎送大僚。亦于其上鼓吹。蓋曉諭回鄉之號令也。

夏初桑椹熟。回人取以釀酒。家各數石。男女于樹陰草地。或果木園中。歡然聚飲。酣歌醉舞。徹夜通宵。從此所遇皆

醉回子矣。桃熟亦可釀酒。味微酸。秋深葡萄熟。釀酒極佳。饒有風味。餘時唯有大麥糜子。燒酒而已。其釀法。納果于瓮。覆蓋數日。待果爛發。後取以燒酒。一切無需于麩葉。均謂之阿拉克。磨糜為酒。渾似米泔。微酸。無酒之氣。亦不能醉人。謂之色克。遜回人喜飲之。能愈癩。奇驗。

回子無姓氏宗譜。父兄諸舅。皆哥呼之。弟姪甥壻。皆弟呼之。同一謂之親戚。惟父子尚知敬愛。餘皆平等而已。男女



無別除生已之母已生之女外皆可苟合亦可公然婚配。或曰共乳者不得媾接間亦有之。

回人婚娶兩家意合男家饋送牛羊布疋邀請親戚更求阿渾數人同赴女家議婚念經爲定至婚期女家或父或兄一人抱新婦同騎馬上以帕蓋面鼓吹導引送至夫家。凡回女皆垂髮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以紅絲爲絡寬六七寸長三四尺其雙歧拖地處仍結紅絲數寸成穗富者上綴細珠寶石珊瑚等物囊髮後垂謂之恰齊把克小戶貧回及有孝服者其恰齊把克或用藍或川綠男

女室後皆以清水徧身澆洗。

回民禁忌猪肉最嚴凡驢狗虎豹肉及牲畜自斃苟非其人宰殺去血淨者悉不食。

人死則海蘭達爾數人在屋上同聲喊呼念經其家皆白布爲冠謂之掛孝死之日或次日卽昇之郊外瘞之無棺。擲衣衾唯白布纏尸而已所屬親戚往弔念經各以所有盡力資助既葬請阿渾人等念經凡親戚之所資助及死者所遺衣物盡散于衆以邀冥福以冥福之厚薄在物散之多寡也。此亦是阿渾謠言子爲父母妻爲夫及兄弟親戚皆掛



孝四十日而除。

回男不蓄髮辮。不剃鬚鬚。惟剪唇鬚。便于飲食。生子五六歲。其父母邀請阿渾念經。以刀挑斷勢皮。十四五歲。初知人道。卽聚羣童于樹林中。使與牝驢交媾。再長則覓婦女爲朶斯。朶斯者。相交好也。

衣皆大領窄袖。男左衽。女厥前襟。內襯衫襖。及膝。女帽冬夏皆用皮。而插鳥翼于前。以爲觀美。男帽冬用皮。夏用綢綾。狸毡爲頂。倭緞爲翅。高五六寸。前後尖翅。亦各長五六寸。男翅兩平。女帽後翅少垂。頂上皆起金綫。爲花。牛羊之

革爲靴。爲履。朱孫其履。木根二寸。女履有前無後。夏日跣足。跋之。益西有高五六寸者。阿渾帽。簷白布爲之。中填棉絮。高厚各五六寸。有一種瓜。名回回帽。形頗似之。

回子見人無跪拜之禮。凡遇尊長。及其頭目。交手當胸而頓其首。謂之阿斯拉木。唯納馬茲。則始跪拜。婦人亦阿斯拉木。而長上與幼輩相見。不論男女。皆以接唇爲禮。歸

化以來。凡中國官長。亦皆跪拜請安。謂敬之如天日神人也。回子墳。多如棺木之形。富厚者。或圓形。或開穴。或綠琉璃爲飾。多在大路兩旁。爲往來人多爲之。念經祈冥福也。



回人善畜鵑。少有之家。卽有鵑一二架。或至二三十架。鵑捷而驚。狼狐黃羊之屬。遇之無得脫者。弓矢非所長也。以大頭短棒。拋擲擊兔。一發而斃之。亦回人絕技。無量衡糧穀少者。以回帽量。多者以他噶爾計算。他噶爾者。小布袋也。大者爲帕他嗎。回子秤。兩端置物均勻。則兌換謂之輒勒克。

回子宴會。總以多殺牲畜爲敬。駝馬牛均爲上品。羊或至數百隻。各色瓜果。冰糖塔兒糖。油香以及燒煮各肉。大餅小點。餠飩蒸飯之屬。貯以錫銅木盤。紛紜前列。聽便取食。

樂器。襍奏歌舞。喧譁羣回拍手以應其節。總以極醉爲度。有連宵達旦。醉而醒。醒而復醉者。所陳食品。客或散給于人或宴罷攜之而去。則主人大喜。以爲盡歡。

回樂以鼓爲主。鼓大小數。面葦笳木管皆八孔。洋琴五十餘。弦胡拍七。弦鐵弦四。皮弦二。絲絃一。胡琴大小四張。聲音抑揚高下。隨鼓起落。而歌舞之節奏盤旋。亦以鼓爲則。嘈雜淆亂之中。按之悉有宮商之義。大抵皆秦音之變調也。

無正朔。以望見新月爲月初。三十日爲一月。無小建十二



月爲一年。無閏。然算其一歲之終。皆三百六十四日。其實皆以八柵爾計算。每七日入柵爾一次。每八柵爾五十二次爲一年。以故三百六十四日也。其紀歲月日時。皆有地支而無天干。

回屋聚土爲牆。壘厚三四尺。以白楊胡桐之木橫布其上。施葦敷泥。遂成室宇。或爲樓。厚七八尺。有奇。穴牆爲竈。直達屋頂。寬尺餘。高二三尺。與地平置。木火其中。以禦冬寒。謂之務恰克。穴牆爲洞。寬長不一。以藏物件。謂之務油克。屋頂開天窗一二處。以納陽光。謂之通溜克。屋頂正平。人

可于其上往來。且爲晒曝糧果之地。其屋牆厚頂輕。不慮傾圮。雨少不畏滲漏。富者多于屋內雕泥爲花卉字畫。飾以灰粉。細而堅。頗見工巧。亦有施金碧者。涉俗矣。屋傍例有園池。廣植花果。開伯斯塘。以避夏暑。回人以樓高爲貴。有三四丈上者。樓亦有倣蒙古包形者。有方者。地基少寬。必作禮拜寺。以便納馬茲。墳地上亦多有納馬茲之所。言鬼亦納馬茲也。

夫婦不和。隨時皆可離異。回語謂之揚土爾。妻棄其夫者。不許動室中一芥。夫棄其妻者。家中所有任妻取攜。子女



亦各分認。夫得男。妻得女。離異一年之中。其妻或生子女。夫可承認。逾年則謂不相干涉矣。往往有離異數年。更數夫而仍歸前夫者。又有歷數年。更數夫。而猶與往來者。

物產

沙棗形類棗。色金黃。花葉作金銀箔色。肉似細沙。味甘。回人取以釀酒。

胡桐譯言柴也。其樹遍滿沙灘。或數十里成林。而橫斜曲側。不任器用。間有端直者。亦不堅實。回人呼之胡桐。言僅可取作燒柴而已。夏日炎蒸。其津液自樹杪流出。凝如琥珀者。為胡桐泪。自樹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桐嫌。

劄答堅如石。青黃赤白。綠黑色不一。大小亦不齊。生牛馬腹中。而有生蜥蜴尾根。及野猪頭腹中者。尤良。回人祈雨。則以柳條繫之。置淨水中。卽雨。祈風。則囊之。懸馬尾上。祈陰。則囊之。腰橐。各有所祈之咒。莫不響應。回人及上爾扈特。額魯特。多于夏日長行。用以辟暑。用之。謂之下劄答喇。麻下之尤速。

雪蓮花。雪蟾。雪蛆。皆生雪山之深雪中。蓮尤多而易得。喀什噶爾。雪雞。羣飛。極肥美。而性燥。



夏草冬蟲。生雪山中。夏則葉岐出類韭。根如朽木。凌冬葉乾。則根蠕動。化爲蟲。入藥極熱。

岔口小鳥也。全似鶉而嘴爪皆紅。生冰山中。千百爲羣。卵遺冰上。極寒之時。卵自綻裂。有鳥飛出矣。

哈密瓜有十數種。綠皮綠穰而清脆如梨。甘芳似醴者爲最。上圓扁如阿渾帽形。白穰者次之。綠者爲上。皮淡白。多綠斑點。穰紅黃色者爲下。然可致遠。久藏。回子謂之冬瓜。可收至次年二月餘。宜旋摘旋食。不能久留。

骨岔鵬之黑而大者。高二三尺不等。翅健多力。回地深山

中所生。惟巴達克山益西黑鵬尤大而猛鷲。飛則兩翼垂雲。宿山嶺。高如駝象。所過之處。人皆避屋中。往往攫去牛馬。翅翎墜地。長輒八九尺。或丈餘。

丕雅斯類野蒜。頭大如雞子。葉似葱而不中空。味辛甘。肅人呼爲沙葱。回人嗜之。

沙竹似葦而無節。實心爲用甚多。集吉草勁直光潔。極堅綿。屈之。不折。可作箸。

地多蛇蠍。大麥熟時。蝎螫人手指。往往不救。得中國之太乙紫金錠敷之。卽愈。奇驗。



八。義。蟲。新。疆。在。在。有。之。形。類。土。蜘蛛。色。褐。而。圓。八。爪。微。短。紫。口。口。有。四。岐。啣。鐵。有。聲。徧。身。黃。綠。為。章。皮。裏。通。明。如。繭。蠶。生。濕。地。溝。渠。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胡。桃。每。大。風。則。出。穴。逐。風。而。行。入。人。屋。宇。行。急。如。飛。怒。則。八。足。聳。立。逐。人。尋。常。于。人。身。上。往。來。切。不。可。動。聽。其。自。去。亦。竟。無。恙。倘。少。動。觸。之。輒。噬。人。最。為。毒。惡。痛。徹。心。髓。須。臾。不。救。通。身。潰。爛。而。死。如。噬。人。輕。即。取。其。蟲。碎。之。尚。無。大。害。若。噬。人。時。吐。白。絲。于。瘡。口。或。噬。人。後。走。向。水。中。呼。吸。則。人。必。死。矣。或。曰。茜。草。搗。汁。服。之。並。敷。瘡。口。可。愈。究。之。中。其。毒。

而。能。生。者。百。無。一。二。回。子。云。唯。求。阿。渾。誦。經。可。活。然。吾。嘗。聞。回。子。有。被。毒。者。皆。請。阿。渾。誦。經。乃。經。未。終。而。其。人。已。終。矣。

野。馬。駝。騾。邊。外。皆。有。深。山。戈。壁。之。中。往。往。成。羣。而。野。牛。尤。矯。健。多。力。最。為。猛。狠。人。取。之。一。鎗。不。中。即。被。其。害。又。一。種。大。頭。羊。長。角。而。盤。生。肉。粗。劣。皮。則。溫。煖。回。人。多。以。為。衣。豺。狼。生。回。地。深。山。中。高。尺。餘。長。只。三。尺。形。全。似。狼。百。十。為。羣。行。列。整。肅。如。人。之。圍。獵。遇。野。牲。則。羣。起。而。噬。之。無。得。脫。者。人。或。于。山。巖。幽。隱。之。處。用。鳥。鎗。擊。殺。一。二。彼。皆。羣。聚。零。



星分散銜之而去不使人得骸骨焉。山有此狼。虎亦遠徙。狼獸也。

野羊生回地深林叢葦之中。色青白。毛長被體。大如驢。面似人形。頰下鬚長六七寸。亦類人之落腮鬚。回人謂其神靈不敢殺之也。

回地松仁出于外藩。皮似奈。肉碧綠甜而微腥。無松仁氣味也。

帕拉聘草根也。全似三七。但色藍或黑。出溫都斯坦。回人多往採取。重價貨于回城。陰冷錮疾服之立愈。然未達弗

敢嘗也。

伊犁烏魯木齊之間有壓油鳥。大如雞。雜色正黑。肥則集人屋宇。或院落中。唧唧哀鳴。招之輒集于肩袖。捉而急握之。油自其糞門出。油盡仍縱之去。古云壓油之鳥。以石髹之。取油仍能飛去。卽此類也歟。

雜錄

穆肅爾譯言冰。達坂譯言山。穆肅爾達坂。譯言冰山也。在伊犁烏什之間。爲南北兩路緊要必由之孔道。其北爲克噶察哈爾海台。南爲他木哈他什台。兩台相距百二十里。



中卽冰山由克噶察哈爾台南行有雪海一望無際冬雪  
極深夏亦冰雪泥淖人畜皆于山坡側嶺羊腸曲徑而過  
失足落海中則杳然沉墜不復可見過此二十里卽冰山  
矣無土沙無草木在在皆冰冰之厚薄初不知其幾何尋  
丈層巒疊嶂千仞攢空巉巖如嵩平者皆冰也裂隙處下  
視正黑不見其底水流之聲澎湃如雷鳴人聚駝馬之骨  
橫布其上乃可置足陡絕處亦鑿有冰磴陟降攀援滑聿  
萬狀跬步不謹輒落冰澗中時聞冰裂其聲琅然山谷相  
應經其地者人畜魚貫而行莫不惴慄冰上皆石塊石子  
小者如拳如粟大者如屋如樓往往有數丈大石惟徑尺  
冰柱支撐而立人必于其下往來設中途日暮暗不能行  
須擇穩厚大石伏于其上夜靜聞有如鉦鐃鐘鼓之聲絲  
竹管絃之奏通宵聒耳則遠近冰裂之繁響也其冰亦長  
落無常時或突起則高三五百丈或時沉陷則下三五  
百丈道路亦無一定之所有神獸一非狼非狐每晨視其踪  
之所往踐而循之必無差謬有神鷹一大如鵬色青白或  
有迷失路徑者輒聞鷹鳴尋聲而往卽歸正路益西山峰  
矗起林立如筍望之深青不可登陟矣入十里至他木哈



他什台。河流浩瀚。卽冰山下湧出之水也。東南長流五千餘里。支分派別。盡歸賀卜諾爾。卽星宿海自他木哈他什台南行。四日皆戈壁。無水草。近台八九十里。大石嶙峋。遍滿路衢。牲畜皆于石隙置足。每歲烏什參贊大臣遣官致祭。冰山一次。祭文由禮部頒出。岔口烏卽產于此山。

烏魯木齊之布爾噶布拉克台站之西三十里。有地一段。周百餘里。中皆飛灰。置物于中。則焰起。頃刻灰燼。擲以石。則黑烟暴起。良久方定。冬雪盈丈。而此地無雪。俗謂之火陷。飛鳥亦不敢過。

烏魯木齊伊犁之畛。有地一段。圍幾九百餘里。望之雪白。土似嫌鹵。雨後堅實。擲大石于中。如執木擊鐵。人性誤入之者。數武之外。卽沈陷滅頂。杳不復見。俗謂之灰陷。

舒爾漢風雪之謂也。邊外北路皆有之。伊犁哈布他海山西北。徑過馬行兩晝夜。中有花牛一隻。小于常牛。見則舒爾漢起。急風大雪。旋轉漫天。非尋常可比。人畜遭之。十存一二。額魯特呼之爲阿爾布圖呼爾。譯言花牛犢也。至其地。則虔誠祭禱而後行。俗謂之風戈壁。

闢展東之三間房。十三間房。布幹台。皆大風之處。凡風起



皆自西北來。先有聲如地震。瞬息風至。屋頂多被掀去。卵  
大石子。飛舞滿空。千斤之重載車輛。一經吹倒。則所載之  
物。皆零星吹散。車亦飛去。獨行之人畜。有吹去數十百里  
之外者。有竟無踪影者。其風春夏最多。秋冬絕少。山皆綠  
石似玉。多匾長之形。擊之作磬聲。山上沙石。爲恠風之所  
簸揚。皆散漫成堆。突兀恠惡。不復成山形矣。每晨起。視南  
北兩山。清朗無塵。是日必無風。如青霧漫漫。兩山不見。是  
日必有大風。必不可行。

回疆有柳樹泉。二一在陽薩爾軍台之東十里。老柳二株。

根圍各三四十步。旁枝披蔭。千年之神物也。其一根下出  
泉成潭。其一根木上有孔。如盂。泉水湧出。清冽迥別。深二  
十餘丈。一在烏什城南五里。柳樹五七人合抱。周迴百餘  
步。柳條中。泉水涌溢而出。回子皆呼之爲哈喇。插起。譯言  
靈泉也。多水則歲豐。少則歲歉。甘則太平。苦則災稜。  
回字如鳥跡。如蝌蚪。橫讀而連斷處。尤不易辨。字頭二十  
九。通曉字頭。遂無疑字。回童能書記者。謂之毛喇。通其文  
義。爲衆所服者。謂之阿渾。亦有大小之區別。敬信不明理  
處。亦猶額魯特之于喇嘛也。回人遇有疑難。皆問阿渾。卽



西域記 卷之八  
男婚女嫁亦所主持。雖有謬誤，亦不怨悔也。尤可笑者，鄉愚小回，忘其生辰，問之阿渾，告以一月，日日久復忘，再問阿渾，阿渾亦忘前言，另告一月，日即信之也。

回人文字有醫藥之書，有占卜之書，有堪輿之書，有前代紀載之書，有各國山川風土之書，其說以天高覆我，地厚載我，日月明以照我，皆當禮拜，戒貪淫殘詐，尚敬謹敦厚，正人之氣不散，死而為神靈，講性命清淨之理，大旨宗諸釋氏，而得其糟粕，亦非無至理。無如其阿渾人等，陋習相沿已久，曉然通暢者實難，其人多如內地之腐爛，冬烘蠱惑，愚回騙取財物，殊堪太息耳。

回部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最為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為。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責。伊什罕又作伊沙葛其餘各有職掌：掌田賦曰噶雜那齊，曰尙買賣田宅，平爭訟收租，稅曰密圖瓦里，整飭回教曰摩提沙布，管兵馬冊籍遞送公文曰都管理，刑名曰海子。又作哈子導水利曰密拉布，平市價曰巴濟格爾，管營造曰訥克布，分領眾回頭目曰明司，徵比曰阿爾把布，權商稅曰克勒克雅拉克，掌經典曰雜布提摩克塔布，供芻糧路費曰什呼爾，典園林果蔬曰巴



克麻塔爾警斥埃曰達魯罕。巡邏偵緝及主守罪人曰帕提沙布。平治道途曰塞衣得里。小回亦皆敬禮。凡伯克皆有小回子爲其家服役。如奴僕。自百戶至二三戶不等。謂之烟齊。其銜之大者。皆由烏什參贊大臣定擬。奏請生殺予奪。阿奇木不得專主之矣。村落謂之愛曼。各有玉子伯克一員。司其丁糧差徭。又有叩克巴什一名。管理耕種。伯克之妻。回子稱之爲阿葛。插無大小嫡庶之別。

戈壁大站。乏水泉。最爲行旅之累。回疆大伯克。多于適中之地。蓋造房舍。設立回子二三戶。或五六戶。給以養贍之資。使其設法開渠引水。以利濟行人。謂之亮嚙爾。內地商民訛呼爲闌干兒。

海蘭達爾。有如內地之香火道人。而娶妻生子。與回子同。但留髮作二辮。耳衣衲。紅藍相間。帽高頂無翅。每逢入柵爾之期。或回子年節。輒聚數十百人。擊鼓跳舞。歌唱喊叫。或在入柵爾上。或入回子之家。募化錢米衣物。回子無不樂施。人死則升亾人屋上念經。譯其詞曰。有生則必有死。今此人旣先死。凡未死者。都應當來哭泣。止此數語。反覆叫念。竟日。其居常之納馬茲。則以夜半所誦之詞語。回子



亦不解矣。

日中之市。謂之入柵爾。每七日一集。五方之貨。服食所需。均于入柵爾交易。銀貴中國之元寶。散塊小錠。則謂有偽贗焉。

回子寢疾臥病。饒裕者多殺牛羊。分散海蘭達爾及貧苦小回。以祈福力。亦求阿渾用藥。藥多用大黃附子。往往殺人。

小兒亦出痘。輕而易過。百中或損一二。從無回子麻面者。倘出痘者多。則避于深山極寒之地。可免。

遠鄉小回。遇有疾病。必向河中沐浴。冬夏皆然。燥結之症。亦于河中灌洗。穀道納葫蘆柄于其中。藉水出入探動。以求通利焉。

回地空野中多土堡。似樓而牆壁堅厚。高三四丈。據云準噶爾時。額魯特常來騷擾。或三五為羣。或數十為羣。突至回地。搶奪牲畜。姦淫婦女。少不如意。即肆殘殺。故少殷實之回子。皆有土堡。有額魯特來。則人避于上。牲畜匿于下。緊閉其竇而守之。亦有矯健回子。轉將額魯特殺死。亦無人查究。然吾知回子之畏額魯特如犬之畏虎。鼠之畏貓。



築堡避守則不妄而轉殺之說未必然矣。

回子地牢。乃掘地爲池。方深二丈餘。以草木泥土厚覆之。開一竇于上。回子有罪。則置于內。污穢不堪坐臥。日給飲食。逃亾被獲者。則用大木一段。鑿孔納足于中。四圍釘固。不得屈伸。小罪則立而撻其背。婦女亦然。

額魯特。土爾扈特人等。遇大山則祭之。或插箭一枝于地。或擲財物少許。謂之祭鄂博。

回子性多疑。人言皆不甚取信。多詐其言。亦不可深信。其頭目尤甚。待之以禮。則慢。謂人之畏己也。待之以嚴厲。又

內思而不自安。待之之法。惟日簡傲加之。而時施以小惠。庶幾生其畏敬。知自私自利。而不知下人艱苦。欺下凌弱。其陋習然也。回子與回子比肩。則各不相下。遇事拘軋。故爲勃溪。漸成讎隙。因而不共戴天。

椿園氏曰。吾歷回疆。而知聖道之大。

王教之宏也。回地當準噶爾橫肆之時。聞于秋成之後。輒遣人向回城徵收賦稅。每回男一人。謂之一戶。每戶于入柵爾一次。交布一疋。或羊皮數張。或狍獐獾皮一張。通年計算。逐次索取。所種米穀菽麥。畝同收刈。先與平分。而後用



西域記  
十分取一之法。重徵糧稅。差來之頭。日人等日奉以酒肉。婦女去仍多索贖遺。少不如意。輒縱其從人恣行搶掠。故至今鄉曲小回。猶有埋藏米穀財物于地下者。尚用曩時之故智。殊可笑而可憫也。我

皇上平定準夷。救人于水火之中。盡登諸衽席之上。俾各回城

愛曼。比戶可封。優游卒歲。樂郊樂土。永戴

堯天。猗歟盛哉。茲以加矣。

西域記卷之八

長白七十一椿園著

武寧盧 浙容莽參訂

安福阮燦輝升甫同校

新疆道里表

椿園氏曰。荒陬絕徼之區。地無文物之盛。人非禮讓之倫。其俗陋。不可以風其事。俚不足以傳君子。在所不取。應亦鄙之。而不屑道其說。固然。然亦非大方之通論也。夫新臺蔓草。衛鄭不遺。弑父弑君。春秋編紀。惟其有教。是以有則。然而世變風移之會。亦從違參半。尚何責于



殊方絕域之地哉。夫楛矢來于慎。肅萍實浮諸海隅。爰  
居商羊見而知名。苟非載籍極博。寧由悟入誌其俗。可  
以知其變。誌其產。可以備其物。誌其山川道里。可以知  
其扼要情形。切目前之實錄。補博望之後編。未必非淹  
洽君子之一助也。

嘉峪關西至哈密

一千四百七十里

四十里雙井子

五十里惠回堡

七十里赤金

湖。四十里赤金峽

三十里沙井子

三十

里玉門縣

五十里三道溝

五十里八道溝

四十里卜隆吉

三十里雙塔堡

六十里小灣

七十里安西州

九十里白墩子

七十里紅

柳園。又稱紅柳峽

八十里大泉

七十里馬連井子

八十里猩猩峽

九十里沙泉子

八十里苦水

一百四十里格子烟墩

七十里長流水

七

十里黃蘆岡

七十里哈密

哈密西

至關展九

哈密北

至巴里坤三

六十里頭堡

六十里

百十里南山口

七十里

三堡

七十里鴨子泉

松樹塘

八十里奎素



八十里瞭墩 四十

七十里巴里坤

里助巴泉 六十里陶

賴泉 百四十里梧桐

窩 百二十里鹽池

百八十里七克騰木

五十里蘇魯圖 四十

里闡展

闡展西 至土爾番 二百四十里

百二十里陸布沁 五十里哈拉火卓 七十里土爾

番

土爾番西 至哈刺沙拉 入百九十里

土爾番北 至烏魯木齊 四百九十里

七十里布幹 六十里

五十里根忒克 百里哈

托克遜 九十里蘇巴

必爾漢布拉克 百十里

什 六十里阿哈拉布

哈拉巴爾噶遜 百十里

拉克 百八十里朱木

昂吉爾圖淖爾 百二十

石阿哈馬 二百四十

里鄂倫拜興即烏魯木齊

里烏什他拉 百里特

之城也

伯爾古 九十里開都



河北岸。即哈喇沙拉之城也。

哈喇沙拉西至庫東九百六十里

九十里哈爾哈愛曼。六十里庫爾勒。七十里哈拉

布拉克。百里庫爾楚。百六十里策大雅爾。六十

里陽薩爾。百里布古爾。百里阿拉巴特。百六十

里托和奈。六十里庫車。

庫車西至阿克蘇六百九十里

百六十里河邑爾。四十里賽里木。八十里拜。九

十里雅爾幹。四十里雅爾哈里克。百二十里哈拉

玉爾袞。八十里扎木。八十里阿克蘇。

阿克蘇西至葉爾羌一千三百五里。阿克蘇北至伊犁九百七十里。

八十里愛扈爾。六十。八十里扎木。百二十里

里養阿里克。百里都。特克和樂。四十里和洛

奇特。六十里伊拉堵。伙羅克。八十里圖巴拉

五十五里烏爾土斯。克。

克滿。四十里亨阿拉。八十里胡斯圖托海。七

克。五十里庫車。八。十里他木哈他什。百二

或已

卷八



十里巴爾楚克。八十  
 里折克得里。克托海。  
 七十里賽爾姑努斯。  
 七十里必撒克抵。六  
 十里阿克撒克瑪拉爾。  
 六十里阿朗個爾。七  
 十里邁拉特。七十里  
 賴里克。九十里愛吉  
 持虎。七十里即葉爾  
 十里噶克察哈爾海。八  
 十里沙土阿滿。七十里  
 特可斯。六十里伊什噶  
 爾地。百十里吉林遮克  
 得。四十里遮林得。即伊  
 犁城也。  
 阿克蘇西南。至烏什二  
 百二十里遮爾格吉克得。  
 百二十里烏什。

羌回城也。

葉爾羌西。至喀什噶爾  
 四百里二十里  
 五十里哈拉古札什。  
 七十五里戈壁腰站。  
 七十五里河色爾察木  
 瓏。五十里扎布拉克。  
 八十里庫森塔斯渾。  
 九十里喀什噶爾回  
 城也。  
 葉爾羌南。至和闐。六  
 百七十里  
 七十里坡斯遷。百十里  
 洛河克亮噶爾。百八十  
 里僱馬台。九十里恭得  
 里克。九十里扁爾滿。  
 百十里哈克哈什。即和闐  
 之城也。







西坡詩

卷八

五







